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九至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任鑑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五十

詩集

南郭子詩序 劉定之

南郭子者萬安東溪郭君季銶之别號也余少時常一訪焉君方弱冠而尊府即温翁尚無恙間出所為賦數首示客子從旁讀之鏗然金石之鏘鳴粲然珠玉之磊

落私心起敬以為若君者異日不遠到不止也其後予叨竊科目日碌碌世務君則留心古學囂然養高泉石間或勸之仕輒搖首遠去葢彼此契濶者四十年于今雖常音問相及獨時時往来于懐恨不獲一見以敦夙好也歳冬十月忽寓書以所作南郭集一帙遺予屬序予受而閱之累日其五七古體出入李杜律絶則傚盛唐諸賢為之大篇短章舂容閒肆察其志葢欲上追古作以與之並非獨狥世俗之好而已也予因為之嘆以

謂向日所見以起敬者既以為難得不意今之造詣一至於此也則又嘆國朝列聖相承網羅豪傑天下之材自毫髮絲粟以上靡不出為時用以謂文章當止於館閣而已山林之下無復有之乃今得見有如君者因又疑世或有之蓋予未之知也雖然設果有之而予偶未之知亦必有能知而道之者而不少概見何哉然則如君者果然不多得也君年未六十不幸以疾廢然君素高尚就使不廢於疾予知其不肯局促於禄位也審矣

豈非其負於己者重故其視於外者輕邪將自得於言語文字之工而以為功名不足懷邪惜也君不求知於人人亦莫之知者予雖知之無益于君也雖然若是集者自足以傳於世知不知何患哉敬序以歸之

浙水較文詩序　岳正

文士之末也不深於道者不足以知之知文亦難矣莫如古者之文易詩書春秋禮樂皆載道之器語曰學者守一經皓首不能窮不能窮者不深於其道也道不深

而强自誣曰我知文我知文何異乎審音以瞶鑒色以盲其不白黑而清濁者亦幸中而偶得耳夫何恃而可信哉試嘗論之世之能文者孰加於周公孔子周公傳易孔子繫之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為一辭之贊則知雖賢者猶不足以知聖人況以不賢而知賢者乎是故皓首不能窮之談非誣人者也雖然周公孔子不可尚矣漢以還作者甡然而獨名揚雄韓退之為能文雄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劉歆觀之詆為瘘物雄之

名蓋終漢世而後顯退之凡三黜於禮部而自訟曰為文而為舉世之所不好好退之之書自宋歐陽永叔始以雄退之之作者尚暗於當時而有俟於後來又況其下者乎其或見推致與於流輩時俗者非借重於高譽托筆於時名如左思之賦張華之詩則亦下里巴人之唱和非如體道者真有所見聞而黑白清濁於去取之間也嗟夫作者代有而具目者不多見知文之難其亦信矣哉郭明郁彦文蜀之長壽人也以春秋發解嘗分

教於晉寧古鄭二邑陟學録為今駙馬都尉薛桓賔師授徒京師京師子弟各以其所習經求指授者未嘗辭之其處而稱達才出而掇巍科躋膴仕者問其所從游則曰郭先生吾師也予用是聞其名熟願見而未暇也景泰庚午之歲明郁將校文於浙議者謂山之東西中原之鉅藩也而江南文物浙水為盛明郁乃能歷持文柄其延譽於天下也又何博哉於是相與咏嘆其盛形而為詩詩成授予以卜氏之任嗟乎易之奇書之古詩

之婉春秋之簡嚴禮樂之辯博其義奥其辭微其文未易以通也而明郁能指授諸生使之有成非明於道者哉夫既明於道而用以觀人之文是非美惡之辨有不能逃於洞矚鑑照之下者矣今天下之大不可謂無所謂揚韓之徒者明郁自蜀來京師嘗徧觀全晉放於齊魯今又南游兩浙其亦有所謂其人者乎使其果有而亦願見之否乎予嘗恠時俗流輩以知文自負者大歸是古而非今貴耳而賤目乃今得明郁明郁其亦有意

於是言乎則吾求償宿昔之所願見者而與之雄辯天下之文於揚韓之後矣姑書此以為先容

永感詩序　岳正

登科之制録及三代雖存沒有間而皆書書之之法雖立義不一而皆以為榮其父母祖父母存者曰具慶曰重慶慶幸也具與重又大其幸為之幸也父存者曰嚴侍母存者曰慈侍侍奉也一親僅存既非具非重者可擬故變其例而各以所存者書之曰侍幸其猶有可侍

者為之幸也乃若祖父母父母俱不存焉者雖有禄位其誰與侍是不幸也不幸而為之幸故不得已而婉其辭曰永感感者傷也永者無極之稱也使人傷而至於無極其為不幸也亦大矣嗚呼永感之詩義其然乎景泰初科是為辛未與榮録者殆二百人前監察御史今福建按察僉事巴蜀年公實用永感書幸而公則弗自幸焉每抱録泣曰登科者先志也先志遂而先人逝將誰榮乎於是與公同升而稱同年者多得公志形為歌

詩所以褒公之賢慰公之懷抱而悼公先世之不幸者悉矣公既怏而為書乃述其故以俾其屬燕山岳正者序之正聞公於書無所不讀於古今上下事變無所不究知而通習自職內憲至僉外臺以得體聞於天下也久矣願得與公論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固道德事無容議矣乃若王陵者從漢去楚楚得其母以招陵陵母乃伏劒以固陵志有若温嶠者勇為越石通使江左其母不聽嶠乃斷裾而往母死阻歸竟違本志此二子者

勲業忠誠暉閎漢晉流播今古君子曰未若徐㢋者遺名以全親之為是也大都志節之士多遂情飲氣於功名之會豈非累於親之存未免有所顧慮忌避乎哉且如正者雖曰不敢擬公亦嘗忝冒科目承恩之日煩以慈侍自慰及乎得罪播遷禍延老母退而申慕已嗟無及矣靜言思之縱令得似二子成功業尚不足以贖其終天之憾況區區者烏足道耶又如公者當為便為無所顧忌所以道行於一時他日功名之就足以班二子而

無二子之遺恨焉嗚呼君子觀之政不必以仕而逮親不逮親者為幸不幸可也

甘谷堂詩序　張寧

風俗通載南陽甘谷有菊大滋液浸漬谷中千餘家飲者皆髙壽邑士徐君公舉早學醫讀東垣丹溪書得中和治法環境之人仰其藥少者安老者康疾者良愈用相與號所居為甘谷堂其名未著也去年冬友人張用宏患重疾幾危始延致公舉公舉至視大驚曰幾枉君

命然非死病用藥反耳投數劑而復察公舉始無吝情終無德色諸所交用宏者甚難之乃即故號為詩以謝求余序首簡余聞神農書以菊為養生上藥能輕身延年水録以乳泉石池源深静活為佳品甘谷合二物之美宜飲者多壽然所以能致壽者取便而用常也公舉誠能虛懐有容絶去畦畛使人不難於求不為物間則環境之地皆甘谷自是可户致壽於愈疾也何有吾因是有感夫天之厚於人非獨南陽古者山澤之利未窮

土地之力未盡君民有相足之義公私有相須之功上無甲兵土木禱祠征斂催科借募之煩下無道釋遊冗技術聲妓奇麗淫巧之耗凡民所資以養生佚世者皆得便取而足於用變理承化者又為之撙節道制修和相協以安全之所謂生之不傷扶之不危節其力不盡故其民多壽後世法制漸密休戚相懸無古人之所有而有古人之所無向之所資以養生佚世者取之有禁用之不給而飢寒勞困之病生矣為是故也農迫於耕

商迫於貨工迫於藝士迫於業及其從仕又反以所病病夫所治之民雖萬有甘谷亦將蘇汲盡矣奈之何不相尋於顛連也古人謂達為良相不達為良醫民病甚矣愈之者其惟良相乎方今明良相逢四海仁壽公舉方將教其子永泰向學從士仕其道進矣因序詩也聊發吾之所感

學詩齋卷䟦　張寧

孔子謂伯魚不學詩無以言所謂學與言通達志意體

切事理而自有以善於言非欲誦習其文以資辯說也自覲興羣怨之教衰而三百篇勸戒大義晝湮於聲律文詞之末雖盛唐諸家亦不出此但視漢魏以降稍能和平雅澹庶幾温柔敦厚之遺意猶有存者耳先輩謂删後無詩蓋自有見或者遂洞視近古至謂宋儒之詩為無物幾欲一掃而空焉者棄本逐末弊一至此夫文章固各有體聲韻亦自不同然未有外理趣舍經典而可以言詩者詩有清新者亦有優逸者有沉著者有痛

快流麗者有豪宕放蕩不可拘者有摸擬想像捕風捉影奇恠百變者有淺薄掇拾隨口滑稽不經蹈履者偏長彼善自昔有之使不切理達情不根藝實則淫哇巧豔荒唐汗漫之言過耳輙了無復遺意於宋詩也遠甚況三百篇乎故善詩者必有定志高識周知博覽本始於聖賢之言師意變文涵融渾化寓理趣於聲律之内托著述於比興之餘如八音協樂五味和羮充然有成不見其迹斯能兼總百家超絶羣作古之人有如此者

杜子美是也余嘗記前輩有恕齋詩一聯云庭前生意留芳草林下歸心放白鷴道德經典之文於詩何礙而薄之至此是故欲學詩非有得於學問之力雖近古疏節猶不可及况六義大要哉余適與人論詩其言以金鍼集所載大病宋作語方往復適武林劉生景清以學詩卷求題因舉切要為生告且以質諸尊君竹東俟生他日過我徐與之極論

題鍊雪齋詩文册　張寧

陸羽茶經所載原法具備其品第烹瀹節候有似神仙家鍛鍊之法至所辨用水必地之幽曠乳石漫流遠隔渟浸者是尚與陶穀烹雪意類雪本和氣嚴凝不由地方究有真味追醫所謂上池之水於茶絕宜合羽法與穀事而風致益高此鍊雪名齋之本意也冊中作者皆鉤深道遠脫略故常有雕炙之論甚哉鄉先輩之竒於文也因竊歎漢唐之時文猶爾雅公府而下士大夫居室妄自標榜者絕少為之文者亦惟紀叙其實而華之

以論議耳不專以名言相夸也逮宋及元人不古若凡里居林屋山園池館甚者置一器物繪一樹石皆巧有名稱以相矜侈為之文者一切依題竝號固已淺近况有立異以為說鑿空以為高徇俗以為好爭奇競妍擬非其倫以相遷就其上者不過莊惠之流而下焉者葢蔑如也於紀載之實何有噫淳朴既散巧偽日滋民之居處飲食亦不能不眩於名實况文與行哉此冊有圖有記有說有題詠皆為崇德陸景宣作為海昌沈景暉

所得噫距洪武至於今僅百年跡其詞翰又非今日可及矣顧瞻遺文益增浩歎也

夕惕齋詩集後序　陳獻章

受樸於天弗鑿以人禀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炫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鍜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為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歳為江

山草木雲煙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為霓裳羽衣白

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頀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少猕任君菘吾省間過白沙攜其先公詩集求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畧陳之若夫先公吟咏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認真子詩集序　陳獻章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為雲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

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虚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於兹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黄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

是過嗚呼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辯得失不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也夫道以天為至言諧乎天曰至言人諧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為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黄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

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詰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别材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帝王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為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為

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為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况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為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定山先生詩集序　李承箕

箕聞定山先生之於詩嘗求之往古以三代之餘波流至於纖穠偶麗而穆穆熙熙之風衰矣近體莫盛於唐

而唐莫盛於天寶於是求之少陵以其大而肆憂愁而流離自以為未足於是又求之宋元之間破簡齋的契劉因三昧餘則決其長垣啟其扃鑰親見其人而下上一堂之上風𨂍乎宇宙電跳乎岩谷濤舂乎高天氷僵乎厚地乘之以盛氣將一掃而空之夫以驚風震雷一鼓而雨物固有生者矣茍不伺夫三日之甘而欲求速化之術未見其能濟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葢有不援天道而忽人事之切當不涉虛詭而悟情性之自然不言鳶飛魚躍不必隨柳傍花天機默契乎無聲真樂何關於外物是故定山之詩非魏晉詩非唐非宋非元諸名家詩定山之詩四方學者爭讀之每以不得其全為恨獻臣賣馬鏤板行之俾予繫一言於首

同年倡和詩引　張詡

成化甲辰放進士榜予省與者凡十有五人迄今存者

僅七人耳七人者為楊君景昌吴君美中羅君公旦盧君克濬馬君廷進葉君子晃其一人予也正德丁卯同年侯官林公粹夫以憲副督學于予省亟欲為同年一會也久矣往往奪于公事今歲暮秋公走書并詩約十月朔假予第為會葢公以予杜門幾二十年假予第所以就予也是日適予以弱息病阻因次韻答公意欲公改會於崇報寺而姑舍予公弗諾第改日如舊約焉未幾公以太夫人憂解官不日去矣僉謂公之盛舉雖弗

成而公之盛意與夫佳製固在也因率衆和聯書成卷以為公行贈俾予引諸端嗟乎人生兩間事事有數至於離合戚喜之小小亦莫不有數存乎其間如一會易事耳方公既刻日舉矣而阻於予復改日矣而公以憂去竟不之果焉矧乎出處顯晦之大者可逆料邪由是以觀吾人不能安分聽命而屑屑焉運知謀事為之末亦多見其惑矣且公詩有云相逢不久還相別遂成詩讖豈非数邪予既僭引附以和詩二首繼之公詩以見

倡之之端而四君之和以齒次書于後時克濬在香山廷進在河源公雖有詩寄之其和與否未之見故弗獲入焉

竹巖詩集序 張詡

詩之為體也甚微而其為用也甚大是故蓄深養厚者其氣充然而其為辭也沉婉以粹其次雄渾以博其次平易以直焉不然則急躁以雜矣膚淺以俚矣艱澁以晦矣良由發之性情胸次卒弗能掩如是而夫人所蘊

所立恒於詩焉可考見與夫觀人臧否得失亦恒於詩焉不差尺寸也第目力大小具否何如存乎人耳三百篇後詩人類以功力深造力至功完而法具矣詩不能不為之傳也蓋以詩而重其人焉其間氣節功業之著其人自不能不白於天下後世者則其平生所著作亦不容以弗傳也蓋以人而重其詩焉若竹巖詩集其一也竹巖詩乃前輩河南方伯程公所作其子令知肇慶府事時昭所收録時昭之僚友别駕白君騰霄力請刻

之郡齋以傳焉者也刻已二君專使具簡書禮幣徵走
文為之序走嘗讀篁墩文集中有為公墓銘稱器宇學
問行檢才識在一時負公輔之望如公者不可多得則
公之為人蓋新安之傑然者也至論其為學不事辭藻
雖時賦詩而緘其稿諱其名終不以自見也跡是以觀
公不惟不專以詩名而其詩雖作當時人已不可得而
盡見也況蓋棺之後乎茲集特賴時昭克肖而能汲録
云爾然亦存十百於一二也公敭歷中外幾三十年會

計之積甘棠之愛赫然照當時而望墩猶以為世亦未盡知之則公卓然為新安之傑葢不誣矣故其為詩也雖不拘拘焉資於功力而性情之悃愊辭意之和平無急躁膚淺艱澁之病亦不愧乎古之作者矣矧其人之可重乎時昭允濟公美其治肇慶也藹然子惠之風騰霄仰高先哲尤篤同僚兄弟之誼俱足以成郡治而樹民彞是皆可筆也走因序公詩故併及之公名泰字用元竹巖其别號也由景泰甲戌進士起家為大司徒屬

出參廣右政至左轄云

書白沙先生詩藁後　謝復

先生之詩或豪或縱或險或戲大肆情於風花雪月之間不拘法律自成一家其氣象頗類邵子而詞或古奥有非淺近所能窺者景泰甲戌嘗游先師康齋吳先生之門甚見推許遂以所學倡東南後十年復始至小陂聞其名渴欲見之而未能也弘治辛酉與方進士純吉評詩及接先生石翁近藳心竊疑之適小兒歸自嶺南

復得先生所為詩讀之晚年所得專主於静似有戾乎先師之說葢其所與游者定山太虛諸人日積月累與之俱化故其形於篇什者多空寂長生之術而君子有不屑焉世之高明遞相祖述以為吾道之宗僕惑滋甚噫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解此惑耶諷誦之餘竊附鄙說於後以俟知者

敬菴詩集序 羅倫

莫論其高深莫論其淺近通乎性情止乎禮義而已夫

奇高深而卑淺近論詩之通病也以性情禮義為主而不論其高深淺近焉達於論詩者也三百篇之為詩國風淺近雅頌高深然本之性情止乎禮義風雅無異也聖人皆録而不棄焉後世之為詩若李太白黄山谷非不高深也陶淵明白樂天非不涉於淺近也然君子皆録而不棄焉何也夫性情猶水也禮義猶防也水止於防性情止於禮義則不流而淫不流而淫則其為詩也固風雅之遺意矣然則高深者吾取之非取其高深也

取其禮義也淺近者吾取之非取其淺近也取其禮義也故曰論詩以禮義為主者達於論詩者也高深而過於詭刻淺近而流於鄙俚君子無取焉若敬菴先生之詩其禮義之發於性情者乎吾固未暇論其深淺也倫自弱冠則聞先生之名以為卓然長者之風欲一見而不可得也後二十年得與先生之子遊故家遺俗猶有在者故為叙先生之詩而傳之使知先生之可傳者不獨其詩也先生諱某字常忱姓丘氏鰲溪人

蕭冰厓詩集序　羅倫

詩非為傳世作也本乎情性止乎禮義詩不能以不傳也若三百五篇是已當周之盛國風之詩多出於田夫閨婦之口而其辭義之興音節之正皆可以被於弦歌而為法於天下夫豈學而能哉葢先王仁義禮樂之教自閨門而達於邦國由朝廷而下於閭巷所以漸其心志而形諸四體和其聲音而發於文章有不自知其如此之盛也王迹既熄風雅道喪宏材碩士句攻字琢用

意非不精用力非不勤卒無異空花眩目好音過耳夫豈才之相遠哉所以教而化之者無其本也然太極之運不息則人心之天不喪是故豪傑之士間生其中亦無愧於古者若靈均之憂憤杜陵之忠愾陶彭澤之沖澹皆本乎性情之真庡乎禮義之正關於民彝物則之大視風雅不知何如惡可以後世之詩例視之哉宋氏有國三百餘年治教之美遠過漢唐道德之懿上承孔孟南渡以後國土日蹙文氣日卑而道德忠義之士接

踵於東南其間以詩詞鳴者格律之工雖未及唐而周
規折矩不越乎禮義之大閑又非流連光景者可同日
語也若冰厓蕭公亦其一人矣公諱立之寧都蕭田人
登進士科仕至通守遭世搶攘未及上廼自放於詩當
其意到駿若觀岳馬嬌若凌雲鶴媚若春園之桃李蒼
若冬嶺之松筠視三君子者不知何如亦南渡以後之
高品也公詩宗江西派澗泉趙公章泉韓公雅愛澗谷
羅公公為澗谷所知則其詩可知矣同時以道德鳴者

草廬吳公以忠義著者疊山謝公公納交於草廬又見知於疊山則其人可知矣公子士贇註李太白詩今行於世公集舊板燬於兵嗣孫儀鳳繼顯前聞欲重壽諸梓屬其序於予予嘗病科舉之業詞賦之工害天下之學術欲變之而未能乃為公序而傳之何也喜其近於本不為無益之空言也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九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五十一

詩集

鏡川先生詩集序　李東陽

詩與諸經同名而異體葢兼比興協音律言志厲俗乃其所尚後之文皆出諸經而所謂詩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聲韻例以格式名雖同而體尚亦各異漢唐及

宋代與格殊逮乎元季則愈雜矣今之為詩者能軼宋窺唐已為極致兩漢之體已不復講而或者又曰必為唐必為宋規規焉俛首蹜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貴矣況未必似乎說者謂詩有別才非關乎書詩有別趣非關乎理然非讀書之多識理之至則不能作必博學以聚乎理取物以廣夫才而比之以聲韻和之以節奏則其為辭高可諷長可詠近可以播而遠亦可以傳矣豈必模其家效其代然後謂之詩哉

顧惟其異於文也故雖以文章名者或有憾焉兼之者
蓋間世而始一見韓昌黎之詩或譏其為文蘇東坡之
詩或亦有不逮古人之歎今觀其宏才遠趣㧞時代而
超人羣也惡可與不知者道哉鏡川楊先生夙抱古學
以文名一世而復深於詩自入翰林三十餘年積晉菴
東觀桂坊金坡諸稿若干卷其得而觀之竊以為先生
之詩博采深詣典則渾厚成一家言當意所得雜體及
七言古似宋五七言律似唐五言古似漢然於其時猶

擇以為對非茍同時代稱名字者比而愛君憂國感事寫物則得諸三百篇之為深元之盛時稱范德機善作劉會孟善評聖世稱大家殆於范有所不屑其之愚不知於會孟何如也獨是髫丱蒙奬識至於今不改評且益加厚其雖愚不敢以是私於先生葢其名在天下不待知詩者然後知其為重也先生歷編修洗馬侍講學士少詹事以至吏部侍郎天下之望方隆未艾於是疑少達多窮之說為未必然又以見先生之學非於詩焉

止也稿以文類者若干視詩尤多則别為卷云

王城山人詩序　李東陽

王城山人詩者黄巖謝君世懋之所作也君居於王城山遂以其山自名君為縣學生七試於有司不得薦客死於武林之邸其從子翰林編修鳴治輯其遺詩得若干篇予讀而悲之其詩始規倣盛唐諸人得宛轉流麗之妙晚獨愛杜少陵乃盡變其故格益為清激悲壯之調思極其所欲言者其死也葢有遺力焉然其序事引

物感時傷古憂思笑樂往復開闔未嘗不出乎正觀此亦可以知其人矣夫詩者人之志興存焉故觀俗之美與人之賢者必於詩令之為詩者亦或緝綴刻削反有失其志之正信乎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之不必有德也君之志興不啻乎詩不幸而不見於世非其詩孰可與傳者此輯詩者之志也古稱詩人少達而多窮其固然者與適然固未暇論然其窮也人莫不悲之其悲之者亦不皆賢也而徒以其詩况非獨詩人哉予恒謂天下

之士必有負奇抱傑老死於巖穴之下者有士如謝君非詩則莫之知也天下之士不幸而不見於世者何限於此葢重予之悲而益感夫輯詩者之志也君之兄世修為寶慶知府及鳴治皆賢而能詩其所倡和者尤多不在卷中

赤城詩集序

李東陽

詩之為物也大則關氣運小則因土俗而實本乎人之心古者道同化洽天下之為詩者皆無所與議既其變

也世殊地異而人不同故曹豳鄭衛各自為風漢唐宋之作代不相若而亦自為盛衰逮至於元其變愈極而其間賢人義士往往奮發振迅為感物言志之音者葢隨所得而成焉然亦鮮矣夫自樂官不以詩為教使者不以採詩為職是物也若未始為天下之重輕而所關者固在也然則不得於天下者因其所得為而可求之亦固非君子之心哉浙之東有州曰台古赤城郡地其人固多能詩吏部郎中黄君世顯翰林侍講謝君鳴治

誦其遺篇而胥歎曰此吾鄉文獻之懿其不可以廢乃
輯宋宣和至我朝洪武永樂間得數十人人若干篇為
六卷名之曰赤城詩集初宋理宗時有林咏道者嘗輯
為天台集今刻本不傳天順初國子學録張存粹輯黃
巖英氣集而不及旁縣至是始粹然成篇予得而觀之
其音多感慨激烈而不失乎正葢宋元季世甲兵饑饉
迨無寧居國初一統甫定而其君子猶有感時悼昔之
意風標義槪或出乎憂患疾疢之餘者皆可得而見也

若唐項斯宋楊蟠之徒皆以詩名而世遠不可究故存者左經臣而下不過數十人使數百年之間如二君者時輯而代錄焉當不止是以其止於數十人也則及時而為之其容以後乎哉二君將以是詩屬其鄉按察副使應公志欽鋟梓廣東復懼其未備將益蒐輯以為續集令文教日隆作者彙出方大鳴太平之盛其或有繼二君之志者雖百世可也

滄州詩序　李東陽

詩之體與文異故有長於紀述短於吟諷終其身而不能變者其難如此而或庸言謗語老婦穉子之所通解以為絶妙又若果然何哉若詩之才復有遲速精粗之異者而亦無所與繫杜子美以死狗癖語必驚人斗酒百篇者方嘲其太苦而秦少游之揮毫對客乃不若閉門覓句者之為工也是又將以為易耶以為難耶葢其所謂異於文者以其有聲律風韻能使人反復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志氣取類於鳥獸草木之微而有益乎

名教政事之大必其識足以知其奥窔而才足以發之然後為得乃天機物理之相感觸則有不煩繩墨而合者謂非難作而亦不易作也滄州張先生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詩縱手迅筆衆莫能及及其凝神注思窮深騖遠一字一句寧闕焉而不苟用晚乃益為沈著髙簡之辭而盡斂其峭拔奔洶之勢葢將極於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也蘓之詩在國朝必稱高太史季迪合天下而言亦未見決然有以過之者使先生生同時居同地與

相馳逐殆未知其稅駕之所而皆不壽以死寧不為天下惜之哉先生尚論古人雖唐以上猶有所擇予以一時一郡論之殆非其志亦姑就其所至者云爾若其恬澹寡欲之心端居自守之操官雖久而不究於用天下之所為惜者豈知止是哉予先生同年進士又同官甚厚先生之卒其孤璉尚在襁褓求其遺詩不可得後靜逸陸先生取諸其從子瓛以留予家而靜逸亦卒因與謝方石吳匏菴二先生錄其若干篇為十卷文太僕宗

儒以付其所部成府判桂刻於淮安書成屬予序因為題其編之首先生名泰字亨父别號滄州累官翰林修撰卒時年四十有五

瓊臺吟稿序　李東陽

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蓋杜之為詩者悉人情該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不備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惟不易學亦不易讀也禮部尚書瓊臺先生丘公早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

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篇往往好事者取去晚乃掇其存者分類為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蓋於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踰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萬里也自稗官野錄以至金縢玉局縹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其所得為劇談高論如繅絲炙轂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天下之地理風俗平險美惡如畫圖指掌歴歴可概見

著而為文如鼇負山鵬運海氣勢軒揭莫之與抗而不
獨詩也然公之學亦於詩焉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
詩賦取士專門而久業旬煅而月鍊乃有一句合格篇
未成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獘也公之學於
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膚見淺識管
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氣運為主亦或以
江山為助國朝熙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固有攸
徵而嶺海之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能當者是

詩之成固公學力所就抑豈偶然之故哉公雖欲辭一代制作之名以蘄於後世有不可得者矣公所著有大學衍義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學的諸書多梓行於世而雜文尤多則別刻以傳茲特其詩集云

書沈石田詩稿後 李東陽

右石田沈君啓南詩若干卷吳文定公序之詳矣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予欲有所序述嘗觀擬古諸歌曲愛其醇雅有則忽忽三十餘年聞石田年益高詩日益富

至若干卷總之為若干首間始刻於燕州而文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燕則以石田之意速予予憮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於自然然亦有詩歌以為聲藻會以為形者其大用之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至亦可以通神鬼奪造化降於後世乃流為技藝之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為難說者謂詩為有聲之畫畫為無聲之詩二者葢相為用而不兩能若詩之為聲尤其重且難者也石田寄

意林壑博涉古今圖籍以毫素自名筆勢横絶夐出蹊徑片楮疋練流傳遍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之十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撫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於其家非遇知者斂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而惜予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云石田名周藴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有一

叙録王城先生詩後　謝鐸

成化七年辛卯秋九月某日鐸叔父王城先生卒於杭訃達於京師鐸南望踊哭既而黄吏部世顯來會哭明日吾鄉大夫士來弔又明日大夫士知先生於鐸於吏部者皆來弔又明日吏部與予謀所以塞哀者不得從故篋得先生諸嘗往來詩四十九篇去年録自家者九十五篇又二十七篇則廣東廉尹載道所得也總之百六十九篇為三卷以告於太史氏賓之李先生先生曰

悲哉窮也此可以知其人矣獨詩人哉非其詩固莫可與傳者乃遂為之序鐸再拜泣以為質而以徵銘於蒙泉先生岳公公曰不誣其可傳也哉嗚呼先生之行之材之學鬱不得施者餘二十年而其在家庭在鄉黨在朋友在師弟子者可信也詩則一端耳予初錄是詩以藏也謂以念睽離代教益而豈知其至今日而天下大夫士之知先生者止是哉嗚呼先生所立以不朽者止是哉鐸忍讀先生之詩耶太守叔父先生伯兄皆鐸之

所從以受業者也命鐸叙所以錄先生之詩者遂泣而志諸其末先生之詩多不存稿此葢其十之一云

重刻石屏詩序

謝鐸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聲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人以科第發身致顯榮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詩以窮豈詩固能窮人哉葢天之於富貴往往在所不惜而於斯文之權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

精華之氣必間世而後得富貴則倘來之物趙孟之所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為將相者比肩接跡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鬱其志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黄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後世夫豈易而與之哉雖然其視當時富貴之極而泯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為麟踣無為鴟鳴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實亦有見乎天之意其

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豈獨石屏一詩人哉三代以降以道致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有所不免然則石屏之以詩窮亦何足怪哉石屏之詩當宋紹定中樓攻愧鑰吳荆溪子良嘗叙之以行於世矣弘治初其裔孫廣東叅政豪慨念散逸將重刻之未就而卒今日之六安學正鏞叅政宗人也將畢叅政之志而未能以告於其守宋君克明克明素重斯文而樂於義舉者乃不閱月而功以告竣焉嗚呼石屏之殁幾三百年而

詩又大行於世石屏若是乎不窮矣彼以當時富貴爲達者誠烏足以知之

杏園重會詩序 謝一夔

皇上即位之十有三年朝廷肅清四裔賓服而百司庶事亦用簡康搢紳士夫得以暇日少遂燕樂之私乃三月一日武庫郎中鎮南陽君宗嗣置酒元寧觀會同年於朝者凡三十有幾人目曰杏園重會坐席之序以齒而甲第先後官職崇卑不與也是日天氣晴明惠風和

暢罇罍既陳衣冠駢集諧笑以暢其懷勸酬以盡其情伶人歌舞以助其歡酒半修撰鄭瑤夫首為七言詩二律以紀述其事於是在席諸君皆倚韻和之明日宗嗣書各所作屬予言序之用垂久遠予惟自古名賢達士因時撫景未嘗不宴會以肆其樂形諸言以紀其實昌黎韓子所謂飲酒而樂所以宣其和感其志而成其文者是已然遡自往古以迄於今其為文字宴會者不可勝紀求其彰彰聞當時名後世者惟蘭亭真率數宴蓋

蘭亭以有右軍真率以有富歐諸公故也然則諸君欲為斯會遠圖可不思所勉樹功德而徒侈諸詩文可乎抑予於是因有感焉昔在庚辰同與廷對入仕者一百有五十距今十八年而與茲宴者財三十人中間或職南畿或遷外服或以故去官遺貶黜與壽年不永者已五之四人生聚散不常升沈罔測如此苟不乘時勉修職業以建立事功不重虛此生哉書曰詩言志歷觀諸君之詩皆渢渢乎治世之音而忠君愛國之心朋友規

勉之誼藹然溢於言表繼今以往尚期各隨所任而夙夜匪懈以弼成聖天子億萬年雍熙之化使職業之修功烈之著炳炳烺烺光映簡册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無忝今日之會其或静言庸違與世之碌碌者無異則奚足道哉三十人襄陽艾天錫仁和鄭瑶夫其甚也

楊文定公詩集序　彭時

詩自三百篇而下其體屢變其音節高下世異而人不

同然其和平雅正無彫刻險怪之奬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觀漢魏六朝以及隋唐宋元諸家篇什槩可見矣惟我皇明混一區宇右文興治超軼前代至宣德正統間治教休明民物康阜可謂熙洽之時矣當是時以文學顯用者有三楊公焉而文定楊公湖廣石首人也湖廣古荆楚地今天下大藩其山有衡岳之秀拔水有洞庭江漢之清激山川奇氣世鍾於人而公獨得是氣之異力學充養益宏以深登名進士列官翰苑在宣德中

入侍禁廷備顧問者十載名徳駸駸乎彰聞迨正統初遂與泰和楊文貞建安楊文敏二公同居内閣協心匡輔並列三孤之位一時功名事業烜赫盛大屹然為朝廷之表儀搢紳之冠冕天下人望咸歸重焉其後二楊公殁公巋然獨存年益高而望益重士大夫有得其詩文者莫不藏弆以為榮公亦樂於應人之求肆筆成章皆和平雅正之言其視務工巧以悅人者遠矣何也葢資稟之異涵養之深所處者高位所際者盛時心和而

志樂氣充而才贍宜其發於言者溫厚疏暢而不彫刻平易正大而不險怪雍雍乎足以鳴國家之盛豈偶然哉語曰有德者必有言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公之謂歟公歿三十餘年姑蘇項君來為湖廣憲使以公是邦之望乃取其詩刻梓以傳介禮部員外大冶周宗智屬予序嗚呼公之德業固不待詩以顯而其詩有不可不傳者蓋公心志學術之所存也誠使後學即此而觀得其所存之實有所感慕興起嗣聲績於方來豈不益

為湖廣山川之重哉是固項君嘉徳尚賢啓迪邦人之美意然使天下後世咸知治世之音如此則於風教亦未為無補云予故推本其意序諸篇端庶讀者興焉

顧全州七詩序　蔡羽

辭無因因乎情情無異感乎遇遇有不同情狀形焉是故達人之情紓以縱其辭喜窮士之情隘以戚其辭結羇旅之情怨以孤其辭慕遠游之情荒以懼其辭亂去國喪家者思以深其辭曲此無他遇而已矣予讀顧子

全州之詩知其遇也全州曩時詩格和平讀之令人喜豁自謫全寄詩七章皆感慨愁抑夫感慨愁抑必有所不足也顧子平日視富貴若浮雲豈為是哉於是乎窺見忠臣烈士之操素也疇昔哲人執人之政思其居有故而去憂其終不信於當時信於來世故居東斷文返魯削史去魯歌蘭即沅為騷以宣暢其話言道其志慮至於憑高望遠撫時而動殊方異域靈山秘水丘墟臺榭一湊於目言為之變時有適然以為非遇乎夫王粲

之江陵庾信之關中子美之成都其地至今為天下勝非山水之間固有情而弗釋也乃三子者之發為文章憂愁鬱結一慨千載讀之者未嘗不流涕是去國懷鄉之情也夫處興廢而無所寓其情與有情而莫能言凡庸也揚子雲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虵予以為君子進則憂其民退則憂其君若夫取貴一時權脅萬乘去而邈邈拉齒折脅者之所為也豈忠臣志士之情哉華玉忠義奮發慷慨有大節自開封府尹左遷全

州全為國家南夏之鄙山川秀深華玉有深思惻怛之情其遇也詩之欝結固宜

鳳峯子詩序　文徵明

有鳳峯集若干卷四明郡守華亭沈鳳峯公之所著也公早負儁才明經績學侈聲三吳既舉進士為司冦屬詳刑析律深於吏治及是補郡輙上課最踐歷中外名實並敷余家吳門去公不數舍而聲光奔奔實所稔聞令歲汪君鏜孫自四明來示予此集予受而卒業焉鑄

詞命意莫不合作而圓融藻麗緯有唐人之風信令作者莫有加也我國家以明經取士士之有志飭名者莫不剌經括帖剽獵舊聞求有以合有司之尺度而詩非所急也既仕有官則米鹽法比各有攸司簿領勾稽每多困塞自非閒曹散秩在道山清峻之地鮮復言詩而實亦有不暇言者而近時適道之士遊心高遠標示玄樸謂文章小技足為道病絕口不復言詩高視誕言持其所謂性命之説號諸人人謂道有至要守是足矣而

奚以詩為夫文所以載道詩固文之精也皆所以學也學道者既謂不足為而守官者又有所不暇為詩之道日以不競良以是夫昔周原伯魯不説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茍而可於是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無學雖無害於為政而政皆茍且必及於亂如此沈公文尚西京志意勤劇雖闒決緒政日不暇給而手披口吟不以時廢然則公之所為獨詩也哉於是乎有以知其政矣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五十二

詩集

松蘿山遊詩序

程敏政

松蘿山在吾休寧縣北十五里號幽勝予十年前嘗一遊焉每以為未愜曁南還值抱病逾歳不克往弘治壬子春鋭作一行而雨連月亦不敢必也暮春廿一日忽

霽天氣清和人意甚適乃以詩約縣庠司訓黄倫汝奠鄉進士張旭廷曙而同遊者五人陳榮天爵詹貴存中胡昭靜夫及族人正思用禮天錫敬之侍行者三人弟敏亨及子摭姪塏也或馬或輿聯翩出松蘿門而東折北過石羊干崇岡複壠麥香襲人桐花盛開如雪而紅紫則不可得見矣行七八里松蘿水一脈演迤南出兩山夾峙盤迴斗折入益深境益奇每一折即古松蘿踞怪石錯立飛泉淙淙水禽交蔚有殊意疑所謂蘭亭武

夷者正復如此而已行又七八里抵山麓古佛菴在焉與客小憩解衣登山引矚四望聯峯屬巘杳莫知其所窮第聞樵斧聲丁丁與礀谷相應而耕者漁者隱顯出没於煙雲虛落閒相顧恍然疑與世隔乃據松下盤石而坐呼童子掘筍作茶供聯句一章還飲小閣心暢神洽如有所得而忘其登涉之勞酒半限韻各一章興發而別有所出者不禁已而夕陽冉冉過山背汪氏亭子適當路中復邀飲數行日益下乃出山途中有作或和

或否亦各取適而已惟汝桑遊最勇詩最工予輩不及也昔羊太傅鎮襄陽病不得謝每至峴山至於泣下然有所如往往賓佐皆從笳鼓載道貴而好游者也柳柳州在謫籍搜抉巖藪幾無遺勝其序所會者謂皆大半不遇之人困而好游者也予不佞挾册入官所典者冷局得早休自適無羊公之顯且絀吏議荷天子恩不加竄殛而游不出其鄉所與游多一時寓公里族之賢者子弟相從為樂孔嘉無柳州之困則斯游也亦不可不

自幸也雖然子朱子平生好佳山水嘗請納官於朝願為白鹿洞主領泉石是豈直遊而已哉遠眺望以玩心於高明法仁智以適情於壽樂皆自山水發之則吾之遊也方自此始觀者無誚其荒於嬉而不足與進於聖門也哉游之明日書唱和詩為一卷序而藏之

嚴滄浪詩序 林俊

詩寫物窮情慨時而系事寄曠達托幽憤三經三緯備矣降而離騷一變也而古詩樂府蘇李張鄘一變也曹

劉張陸又一變也若宋若齊若梁氣格漸異而盡變於神龍之近體至開元天寶而盛極矣而又變於元和於開成迨宋以文為詩氣格愈異而唐響幾絕山谷詞尚刻深又一大變者也最後吾閩邵陽嚴丹羽滄浪力祖盛唐追逸縱而還風響借禪宗以立詩辨別詩體詩法詩評詩証而折衷之決擇精嚴新寧高漫士唐詩品彙引為斷案以詔進來哲夫滄浪之見獨定故詩究指歸音節停勻詞調清遠與族人少魯次山號三嚴同時台

人戴石屏深加奬重其子姓鳯山子野半山邑人上官閬風吳潛夫朱力菴吳半山黄則山盛傳宗派殆與山谷之江右詩派為近要亦唐之赤幟有推堅扼險號召鼓翊之功者矣宋季避地江楚詩散逸為多吾閩憲淮陽胡君重蒐搆存稿僅百三十有餘篇與詩辨等作並鋟之梓至寶終出知寶要末詠之為兆朙矣憲伯雋特有英槩寓懐寄興清麗悲婉與滄浪意氣相感發二百五七十年之下上是集行世為滄浪賀亦為得滄浪賀

也淮南法席將無嗣正眼以傳者乎集故有黄公紹序憲伯君重以為誘盡讀之正坐滄浪禁例奚取序滄浪序自劍也

黄鶴樓贈别詩序　林俊

黄鶴樓名天下山延袤數百里趣鄂城距大江名曰黄鶴山山盡處石窿然崛起石之上樓也傑棟崢嶸層甍飛舞偉然湖南一奇觀岳陽滕王不及也予嘗評斯樓有君子之道焉屹立天南下瞯八極俯岷峨倚星漢而

不知其高納洞庭吞雲夢而不知其大洪濤弗驚疾風無靡寒期暑候與時偕行陰慘陽舒憂樂同態喧而能寂特立而不隘斯大凡也登斯樓者其亦將無取乎有是江山有是樓無是人其不孤乎登斯樓者其將能無負乎進士金沙馮君時濟杓直沈晦好問學善紀古今事頹然儒者奉使岐藩道經武昌憲副沈先生思古暨諸君子飲餞之黃鶴樓繪圖賦詩為别俊序其勝與其所以登者如此君固取斯樓哉樓不孤哉君固能無負

哉異時趑趄士夫洸爀閭井振耀古與今如斯樓擅名湖南等而上之其必君也若曰憑高眺遠把酒臨風旅烟霞親魚鳥樂斯樂矣殆非諸君子之意亦非所以贈君子也

中園四興詩集序

吳寛

古詩人之作凡以寫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遇或有所觸發或有所懷思或有所憂喜或有所美刺類此始作之故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後世固有擬古作者然徃徃以應人之求而已嗟乎詩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嘗有所之也何有於言吾未嘗有所發也何有於詩於是其詩之出一如醫室所謂狂惑譫語莫知其所之所發者也予自官於京師承乏太史氏四方之人以京師為士林而又以館閣為詞林争有所求然卒不過慶賀哀輓之作而已幸其或為貞孝節義事正吾所當歌咏者又何從覈其事之有無漫出數語應之至於中之所欲言者反為所妨而未暇於

作常欲峻絶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費君昭霽家貧好學博聞强記而尤工於詩平居凡有所感遇有所觸發有所懷思有所憂喜有所美刺一於詩發之待成不復篇為之題總名中園四興四興者葢倣杜子美之秋興推而廣之而曰中園則系以其號也手抄成編請予評而序之予讀未及數篇已得其心志之大畧葢昭霽惟隱居不仕得不亂其所學然耳若其造語雖若近師乎宋然方之今人空疏卑弱熟軟枯淡輙以盛唐自

詑者殊科此又不暇論也昭齋少時嘗習程文欲取科第以見於世已而棄去賣藥城東一意古學其學之所至獨予與閶門周庚知之庚既校正其詩非予誰為之序者

跋謝山人詩稿　吳寬

嗚呼山人已矣予得其遺稿於其從子翰林編修鳴治而讀之惜其無年無位無子而獨有此詩也悲夫雖然山人之所無者乃衆人之所常有其所有者乃衆人之

所常無則予於山人亦何惜其不得為衆人也哉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吳寬

今之世號為時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厭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説謂之主意其説穿鑿牽綴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識苟不出此則羣笑以為不工葢學者之所習如此宜為人所棄也而司其文者其目之所屬意之所注亦惟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雖甚可厭之言一不問其失意雖工輙棄

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惡暇計其他葢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國家今日之用人莫急於科第其事亦可謂至重矣重之至則宜慎之至慎之至則宜精之至然而上下之所為如此吾不知其何説也夫既以科第為重則士不欲用世則已如欲用世雖有豪傑出羣之才不得不此之習顧其所以習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上之人不欲薦揚人才則已如欲薦揚人才雖有休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之取顧其所以

取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所以若前之云者豈下之人所習在是而上之人姑取之耶抑亦上之人所倡在是而下之人靡然從之也嗚呼文之敝既極極必變變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無若宋之歐陽永叔者而一振其陋習哉吾又安知無若蘇曾輩出於其下而還文於古哉太原周君仲瞻侍其尊人大司寇游於南都有年矣其為人清慎而雅明爽而達葢予所謂出羣之才也平居脫去驕貴氣習獨喜與太學畸寒之士相

講學其學長於春秋而尤好古文詞以予之同其好也相好日厚㑹今年當大比告於司冦公將就試於其鄉諸友者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則相率作詩贈之詩成其所厚胡彦超葉昌伯輩過予俾序諸首簡噫仲瞻之行決矣以其學之長而少狥乎流俗其取科第也必矣然或使其確守所學不從風而𨓜波焉世亦未必無歐陽子者取之葢文之體有不定也而學之志有定所以有不定者時之尚所以有定者吾之守時之尚自尚而吾

之守自守此真所謂特立之士非流俗之所知而惟仲瞻為可以語此也仲瞻之兄伯常先生官於翰林固常有意於歐陽子者仲瞻道經北都試即而驗焉予之年先於仲瞻而學視仲瞻為後蓋天下之困於場屋而拙於科第之尤者以是頗知其說而以為告若夫有科第以登仕版所以致君澤民之道仲瞻之得於家庭者有素矣予奚以言為成化七年三月望日

和杜詩序

董軒

詩自三百篇而降世以詩鳴者莫盛於有唐唐之以詩名家者莫聖於杜子美蓋子美學博而才高氣豪而識遠故其為詩薄風騷而該屈宋掩顔謝而呑曹劉雖當時山東李白者能以光燄相髙然於鋪陳時事陶冩景物排比聲韻多或千有餘言霈若江漢奔流千派萬折起伏澎湃而莫極其所窮當是時白亦瞠乎其後矣况其忠君憂國仁民愛物之心溢於抽詞之外者惡可以他詩例論哉故元稹有曰詩人已來未有如杜子美者

信知言也嗣是而後歴五季沿至有宋凡與盟詩壇者鮮不以杜為宗徃徃則其體裁模其興象狀其風格務力求其似然而才不足者則體裁靡閒識不高者則興象莫辨氣不充者則風格尠存愈似而愈不似愈工而愈不工是故宗杜為難也迨有元以能詩稱者則有若虞趙楊范揭諸公亦皆以宗杜名家評者謂各得杜之一偏葢必有所見也嗚呼宗杜固難況欲冥思其事追和其韻者豈不尤難矣乎南京兵部侍郎萬公毖之少

承令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竹坡先生家
庭之訓授以三百篇之詩用登丁丑進士拜户部主事
四轉而有令官學博才敏雅好吟事當其酒酣興發健
筆縱横雖一日數十韻而無難者間於退食之暇常取
宋人周伯弜所選唐詩三體元人楊士弘所選唐詩正
音歷次其韻而和之業巳梓行於世矣玆復取伯生虞
公所註杜律曁韋布士董益所註杜選排律五七言絶
句總若干首不數月間盡和其韻殆若出其時履其地

親聆其謦欬而熟覩其眉宇者其體裁其興象其風格雖不盡求其似而其豪邁渾雄者自無不似雖不力求其工而其清淡閒雅者又自無有不工故不必龍文虎脊也其如過都歷塊何不必蘭苕翡翠也其如天然秀出何斯亦善於宗杜者矣豈直和其韻哉雖然飯顆山前苦吟生瘦白嘗有詩以贈甫也子美自謂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由是而言是知子美之詩亦且苦吟力索殆不可以易而為之者今毖之不數月

間乃能追和其詩數百餘首至於公牒游從舉無廢事雖其天才踔絕豈亦有神以助之與不然何子美之不易而必之之易也河南方伯吳公行儉雅愛必之詩欲壽諸梓乃介書徵予以序其端然予之為詩固嘗見笑於大方奚能序必之詩乎辭勿獲因論前人宗杜之所以難必之和杜之所以易如此云

楊學士詩序 童軒

詩不易作也作而無補於世教雖工猶不作也古詩三

百篇孔子取之善惡可備鑒戒二南正雅周頌之音用之鄉人邦國可以厚人倫美風俗奏之郊廟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有補於世教大矣漢魏兩晉之詩大抵多主風刺於世教之補亦不可少者齊梁而下詞氣寖靡音律寖微校之正聲概無足取李唐作者相繼楊王盧駱首開唐音之端餘若陳伯玉之高古岑補闕之工緻王摩詰之清純柳子厚之平淡蕭洒亦各有以其所長名家其稱首則有李太白杜子美兩雄爭鳴光燄萬丈

今觀李詩古風五十九首及遠別離蜀道難諸作大抵得於變風之體居多以譬而言殆猶太山出雲頃刻之間彌布寰宇隨以雷車電砲欻霍砰礴及其飈輪一停則泯乎無迹此誠神於詩者也杜詩北征詠懷苦戰冬狩等作要之得於變雅之體居多以譬而言殆猶滄溟巨浸涵雲天浴日月時或颶風一噓則鼉鼉蛟龍百怪呈露觀者每有望洋之歎此誠聖於詩者也然二子之詩類多主文譎諫忠君憂國憤事憫時之情不釋諸口

謂無補於世教可乎嗣是而後又有若韓退之者以閎中肆外之才發而為詩奇崛演迤高者可薄漢魏兩晉下者亦不汩於齊梁譬而言之殆猶河源出於崑崙合流積石三千里至龍門而下波濤奔放百折盤迴而卒歸於海此誠一代之詩家也矧其志存匡輔憂民憂國屢形於詞謂無補於世教可乎宋元而下以詩名家者固非一人求其能接響於三子者誰歟皇明天啟文運聿興作者輩出若今四明楊先生維新蓋其人也先生

生而天稟異常在孩提時或授以書一二過輒成誦吻間常作吟詩聲家人詰之先生笑而不答甫六齡入家塾學為對句九齡學詩逮年十五六已有所作詩歌五六百篇萃為一帙題曰晉菴稿既而業舉子庚午大比先生首冠鄉解浙中明年遂登進士高第入翰林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嚮用未已文名大震一時四方人士求其詩文者屨塡於戶歲月既久復有詩二千餘篇又集為鏡川桂芳東觀等稿若干卷頃者

寄自京師邀余為之評并序其首慨予自謝病歸老懶日甚學殖荒落悪能知先生之詩評而序之哉然予忝在先生同年之後義有不可得而辭者於是莊誦累日每於意會處輙以數語箋之仍統而論之曰先生之詩其清奇不腐則李太白之詞調也老健不𭃄則杜子美之氣格也浩瀚不竭則韓昌黎之才思也刱其詩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恩誼篤而倫理明忠愛孝友交契之情諄諄悃愊其於世教之補抑豈出於三子

者之下哉譬猶甫田之稼薿薿有秋艾而納之則如坻如京上足以羨公賦下足以給私室非但於寡婦之利而已此誠詩壇中之名家也嗟乎關雎以鳥興而君子美之取其夫婦之有別也鹿鳴以獸興而君子大之取其賓朋之有禮也今先生之詩篤恩義厚倫理其補於世教如此藉使推而行之與民共由則人倫可厚而風俗可美也而李杜韓三子者亦豈得專美於有唐哉是則先生之詩不可以無作也審矣遂序之

禾齋詩集序　　童軒

曩時予聞滇陽撫軍陳君以遜掌史居君志弘文學郭君仲彬俱以工詩名家鎮守雲南征南將軍都督繼軒沐公雅好文事而三人者公皆幕而賓之暇則更迭倡和藻句清詞金玉春應一時意氣風生自謂當並軼於唐人帝柳之間而姚雍諸子不足論也予少時有詩癖亦時時喜從墨卿騷客者游暨官滇陽臬司而繼軒公之墓木拱矣陳郭二君亦物故不可作矣獨志弘以皓

首休致於家然且杜門謝客予亦以不能識面為恨也
嗟乎知音相遇之難有如是耶無何以遜之門人居誼
張嵩奉其師禾齋詩稿數百篇將梓行於世請予請言
以弁諸卷端予愛而誦之見其體裁音韻態度思致興
象俱有足觀者葢其用功也專其琢句也巧其匠意也
婉故其鍊字也新雖時闖於温李之門而語無險怪雖
間雜於宋元之習而詞不鈎棘於是竊評之曰以遜之
詩其體裁之富如東風著物紅紫滿眸其音韻之清如

鶴背秋高遂聲驚月態度之麗如霞綃雲錦機杼自然其思致之嚴如洞庭微霜木葉乍脱其興象之遠如江天暝雪孤雁呌羣信乎以遜之工於詩也嚮使少加吟策而優柔於蕭散之趣雖謂令之帝柳夫豈過論雖然予聞之昔淮南好客而八公之徒實皆游於其門所著詞賦有曰大山小山謂猶詩之大雅小雅聞者至今以為美談夫繼軒公之好文固不下於淮南之好客而以遜之儔固無讓於八公之徒吾知禾齋之詩將與二山

詞賦並傳於後無疑也若夫以遜忠君愛國之情慕親交友之道好古希賢之學亦皆於此可以考見又非八公之徒可同日道也志弘聞而避之曰孰謂世無揚子雲乎以遜為不朽矣以遜遜諱謙禾齋蓋其别號云

朱先生詩序　楊循吉

予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為論惟求能直吐胷懐實叙景象讀之可以諭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斯定為好詩其他餖飣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學生者雖千篇

百卷粉飾備至亦木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者耳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在成狀古人豈能道盡不復可置語清篇新句目中競列特患吟哦不到耳朱先生文奎諱應辰吳人也生洪武中仕終江陰訓導嘗從楊鐵厓游其詩至多予近為之選得佳者僅百首行焉視其舊雖刪去十七八然吾自謂無負先生也葢吾平生觀詩率如此自知鄙性偏僻不合於大雅然自謂好詩到手亦自易見惟有失取固無失不取

也若今詩所存者皆可傳也其餘諸作非不清麗富贍可歌可詠然一學詩人則可以為而類之既曰欲傳之則將使天下後世人讀之豈可先自恕也汝能自恕人誰恕汝人亦何嗜於可學之詩焉故我不以是累先生也遂皆去之惟知詩深者然後知予之為先生謀者厚也君之外孫都穆實圖行先生詩穆亦好學有才能世其母家業焉

游虎丘寺詩序

楊循吉

虎丘寺者吳人所恒游者也有雙石絶澗之佳勝於郡中之山為最名者也吳人承前代風流之餘故嘗知來游於此具酒餚載管絃各自以其輩至呌呼歡笑曠達而豪放者則有之矣鮮有以文字為樂者也故今日游而明日遂忘之夫何故無傳之者如此也惟騷人墨士所至則必有語言之留而其游也得與其文字久近之勢相為不朽即使不能流布百世以成故事而經歲歷紀就其人生之間亦可考離合而驗悲樂焉則與衆人

之游者異矣夫何故有傳之者如此也葢天下之事所以假焉以久者文字而已矣雖古豪傑之士其所就功業奇偉經世未有不借焉者也葢有之則所謂奇且偉者不忘也而山林之間相與游從以為樂者其意真其言肆無獻諛避諱之咎而有輸寫傾倒之樂故其言尤為易傳而游者不敢不圖也令吾輩既得適意於山水而又能托興於文字則是日也亦有事焉雖固有他人之游者同於無傳而已矣亦庶乎非飲啜之徒也

感樓集序

楊循吉

詩在精不在多在專不在備誠以其道之難盡故也有唐氏之世詩莫盛焉然自數大家外其餘諸公之集編或局於一體簡或止於數篇此豈其力之不能乎亦知詩之難為不必多與備也故其時詩人量力盡智各能自成一家言竟以取名於千載之下者以此大抵詩在天地間實藝之至精者其工可為其妙不可為也妙在觸則情感故其句美雖善詩者莫能自知之是以求好

詩必有所俟俟於事之觸境之觸無故之觸也不觸則不可以舉筆就題而浪為然則雖欲其多且備又烏能多且備也先生吳中之耆舊剛明人特有通變之才素不業進遂隱於時其正則不惑鬼神其達則不諱貧乏勤儉自持以清儒致産千金默持鄉人風俗之柄者數十年其為人豈特詩而已哉既歿之明歲其子慈息抱稿見命定其次初漫録殆千篇三選三減止於闕十闕首或以咎我曰太少哉余曰詩有片紙而存者有累箱

而亡者其傳否不在乎多與少也詩人之詩非以廹成非必盡其胸中語也予用是逆推先生之意以為此編所謂有觸妙作其在焉豈必其多且備哉觀者自知之矣先生姓賀諱甫字美之其仲子恩中戊子解元有學行不第而殁孫放令亦未冠游場屋其將益顯大先生之隠行而及其詩乎

朱性父詩序 楊循吉

世以位為詩輕重小人哉里巷之見也人嗜榮利至於

朝市而止矣乃詩亦然雅道蒙戹評賞不公與世態俱作可嘆哉然隱士晦處丘樊之中跡不及天下無豐飊大勢以招唊賔客使稱巳則其詩何怪不振悲夫惜哉彼市人者斯亦巳矣同為騷友心知其詩不肯出一語褒賞至又為掊擿排棄者皆然此則又可歎息者也嗚呼惟女子則妬惟小人則忌掩能蔽才獨何人歟性父居吳葑門之外早歳力學左圖右書殆於忘寒暑一吟一咏用以自適卒皆簡淡高古有味有法不落穠麗枯

溢二境非深入妙悟能然耶然性父詩未嘗自匿每亦流布在人家而知其詩者蓋鮮性父作詩豈徒仰屋自賞而已哉推敲指點務盡情景亦誠欲求鑒於知己之士也茍使其終身弗遇有碧山雙淚之歎則朋友奚辭咎焉今吳中詩家不少何不共扶雅道少借公論於齒牙間乎性父老矣諸公推轂騷壇幸甚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一